戏马台史话

俊采星驰耀高台

田崇雪

“欲知彭城千古事，不可不上戏马台。”戏马台在古代有“南山”“台山”“崇台”等多种别称，是户部山的最高处，被称为“徐州第一胜迹”“城南第一大观”，属于彭城七里户部繁华片区。

山峦古台，静观千年兴废；秋风戏马，凭吊楚汉风云。戏马台的故事，从楚汉风云里起笔，在持续发展中丰盈。



◀戏马台景区。

■编者按

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阳特别节目《九九望山河——五地登高话重阳》走进徐州戏马台，追溯登高历史、人文典故与民俗传承。同一天，诗人屈金星与江苏师范大学教授田崇雪相聚徐州戏马台风云阁前，围绕北京幽州台与徐州戏马台的历史、文化、诗歌、文旅等话题展开对谈。两场活动，将徐州戏马台带入全国公众视野，直播活动吸引超百万人次观看。本期汉风周刊特邀田崇雪教授深度讲解戏马台历史，剖析项羽成败，品读诗词意境，并探讨景区文旅发展之道。



■作者简介

田崇雪，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文艺学、戏剧与影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，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《百家讲坛》栏目主讲嘉宾，著有《文学与感伤》《遣民的江南》《悲剧精神与华语诗学》《细品红楼小人物》《天地正气：文天祥传》等多部专著。

“你不来，江山多美，都是浪费”

关于戏马台的故事，有两大主题：一个是项羽的故事，延伸到刘邦的故事，概括起来就是楚风汉韵的故事；一个是刘裕的故事，延伸到谢灵运、谢瞻赋诗的故事，概括起来就是登高怀古的故事。

公元前206年，项羽灭秦之后，自立为西楚霸王，定都彭城，也就是今天的徐州。他在城南南山上因山为台，用来戏马、演武和阅兵等。“因山为台”这四个字，很好地回答了山和台的关系。当时的项羽只有26岁，灭秦首功，登上霸主之位，戏马台就是他辉煌霸业的见证，距今已经有2232年了。



◀戏马台景区项羽石像。 本版插画参考照片通过AI技术绘制

就源头来说，楚文化的历史记忆是戏马台的主打。

项羽本是楚将后裔，对大秦来说，项羽背负着国仇家恨，项氏集团是灭秦的主力。在定都彭城、南山戏马之后，戏马台自然就成了西楚政权的军事、政治象征，记录的是楚人的勇武、浪漫、悲壮等气质。

但项羽不是儒家式明君，而是有盖世英雄的气概。后世凭吊，更多感慨的是楚式英雄的悲剧：曾经威震天下，最终乌江自刎，体现的是楚文化重浪漫、重个体英雄、重血气豪情的精神底色。戏马台保留下这份楚韵，形成一个悲剧的英雄符号。

楚汉相争，刘邦成功的原因，没有谁的总结能超过他自己总结的“三不如，皆能用”。关于项羽失败的原因就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。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：

首先，项羽的政治观在当时来说是落伍的。时代变了，大秦王朝的分封制都过时了，大秦王朝都被他推翻了，可是项羽还活在先祖的荣光里，为人处世还是楚国旧贵族的那一套思维——整个天下都是我们项家的，权力和土地自然是优先我们项家。所以，灭秦之后，他竟然还搞分封制，这明显是在开历史倒车。

其次，他的人才观在当时来说是落后的。他认为，人才不过是依附于我的门客、我豢养的，当然一切都得听我的。

他的荣辱观也值得反思：在灭掉大秦之后，他没有落地生根，而是叶落归根。富贵就要归故乡，不然就是衣锦夜行。

作为楚国的贵族，项羽要在宗族、国人面前彰显功勋，灭秦是项氏、楚国复仇大业，这份功业要展示给江东父老，这是旧贵族对“名”的看重。作为楚人，项羽的故土认同感极强，他心中的根基在江东，而不是关中。

纵观战国的贵族争霸，多半都会优先考虑天下格局，贵族荣誉感压倒了政治理性，贵族面子心重，很像小农式炫耀。但其实还不能把项羽的乡愁观念等同于小农意识，项羽的这种富贵归故乡和无颜见江东父老的乡愁观和荣辱观，本质还是在于楚国旧贵族的复仇与荣耀执念压倒了一切。这是小农意识不可能有的。

而刘邦正好相反。他来自底层，没有任何包袱，更没有框框，完全是实用主义、功利主义。他的用人观和项羽完全不一样，只要有利于夺权，不问出身高低。

除了项羽的故事之外，戏马台的高光时刻还有刘裕的故事。

东晋时期，刘裕北伐，驻军彭城，重阳大会文武于戏马台，谢灵运、谢瞻登台同题赋诗《九日从宋公戏马台集送孔令诗》，开始把戏马台纳入汉魏以后文人怀古传统，从此重阳登戏马台怀古成为文人怀古的经典母题。二人之作成为戏马台怀古文学源头，唐宋元明清历代诗人吟咏不绝。

刘裕为什么北伐？因为东晋百年偏安，北方异族割据，不断侵扰淮北，北伐有收复中原故土、抵御边患、光复旧都洛阳长安的大义名分。刘裕寒门起家，在看重门阀的江南，威望不足以直接篡晋。北伐建功，可以拿灭国、收复两京的巨大功业抬高自身权位与声望，压倒世家大族，为日后建立刘宋王朝积攒资本，这是最核心的动机。东晋义熙十四年（418）9月，刘裕第二次北伐驻军彭城，再次登台宴集。表面上看这是主帅坐镇大本营，登高宴僚、饯送重臣，其实更是壮军威、笼文武。

戏马台自楚汉之际筑成，两千多年来屡有兴废。东晋时这里建有台头寺，是佛教圣地；明代建有三义庙，于今存有明万历年间立有“戏马台”石碑，由徐州兵备参政莫与齐书写；清代道光年间，徐州知府周焘出资建碑亭风云阁，保留至今；20世纪80年代，徐州市政府对戏马台进行大规模重建，形成今日所见仿古建筑群。

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台也如此。戏马台的名气在于项羽、刘裕、谢灵运等历史文化名人。如果没有他们，台无从有。这让我想起从徐州出去的诗人大卫先生的一句名诗：“你不来，江山多美，都是浪费！”

将一座台的不朽，刻进诗里

高台不语，诗歌有名。一座台能否不朽，最终要看它有没有走进诗里。历代文人骚客吟咏戏马台的诗词总括起来有五大核心主题——

楚汉对照：叹悲剧英雄，评楚汉成败，忆项羽当年定都彭城、高台阅兵、八千子弟横行中原的盖世雄风；叹垓下楚歌、乌江自刎的结局。评楚汉成败又分为两种取向：不以成败论英雄，赞美其勇武、气节，同情英雄末路，如吕定的《戏马台》、萨都剌的《木兰花慢·彭城怀古》。另一种是史鉴反思，指出项羽刚愎自用、错失天下，感慨霸图昙花一现，抒发“英雄何以败”的历史思考。

古今对照：看物是人非，感沧桑今古。昔高台旌旗、雄兵百万，今荒台衰草、斜日秋风，山河依旧，人事全非，寂寞台空草自生，更戏马台荒。将黄河、云龙山的永恒与英雄霸业的短暂进行对照，抒发盛衰无常、历史消磨英雄的苍凉感。

借古讽今：寄托当世之忧，这个在宋代最突出。南宋文人登戏马台，常借项羽的故事对照现实，叹朝廷缺少英雄，中原沦陷、无力收复故土，对比项羽宁死不屈，讽刺当朝君臣苟且避敌。如南宋末年的状元文天祥即在《戏马台》一诗中借高台抒发家国之悲。

虚实对照：感功名虚幻，慨生命如寄。由霸业兴衰，落到个人命运，慨叹无论何等盖世功业，终究归于尘土。如黄庭坚、萨都剌诗词中的戏马台典故都属于这一类，或抒发自身怀才不遇、壮志难酬，或看淡功名、旷达自遣。

功业不朽：重阳雅集的戏马台不只有项羽，东晋末年刘裕北伐，重阳时曾在此大会宾僚、登高赋诗，后世文人重阳登台，同时并举“项羽的武霸雄风”“刘裕的北伐雄心”两个典故，把项羽、刘裕并提，感慨英雄功业一去不返。

文天祥也有一首作于戏马台的重阳诗。南宋祥兴二年（1279），文天祥被押北上，重阳这天路过徐州，在台上写下《戏马台》：“今人哀后人，后人复今哀。世事那可及，泪落茱萸杯。”20个字像一面镜子，照鉴古今。

台上曾有项羽的霸业，刘裕北伐的豪情；英雄盖世，最后都化为飞埃。文天祥不是单纯哭项羽、哭刘裕，而是看透兴亡循环。一句“今人哀后人，后人复今哀”，把怀古的感慨推到宿命式的悲凉。泪落杯中，吊古亦是自吊。

沉敛克制，不哭号，故而更沉痛。文天祥是硬骨英雄，不作号啕大哭，没有激烈慷慨的呐喊，只是静静登台，看黄花朝露，悄然落泪坠入酒杯。英雄之泪，不在痛哭，而在无声落进杯中。他深知大势已去，世事不可挽回，无力回天，唯有一滴泪落酒中。这种静下来的绝望与忠义，比激烈悲歌更感人。

英雄远去，诗篇落笔，高台依然可以凭这些不朽诗篇立而有魂，跨越千百年仍然鲜活。

做强“楚汉史+怀古诗文”双IP

徐州有重阳登高必登戏马台的传统，两千多年来，这座台从未冷清过。

全国楚汉景点大多只讲楚汉战争，而戏马台是独一份的怀古诗台、文学高地。戏马台原址千年未变，其上建筑历朝不断重修重建，每一代人都主动接续这段楚汉记忆、接续文脉、传承文化。戏马台承载着“咏英雄、叹兴亡、抒抱负、思得失、感浮生”五大怀古主题。

戏马台的文旅资源开发，需把“楚汉史+怀古诗文”双IP做透，嵌入彭城七里整体文脉链条，重塑文化内核，把五大怀古诗文主题转化为景区叙事主线：

一是叙事重建。戏马台景区现状叙事偏重项羽生平，历代诗文仅作点缀，可调整展陈逻辑，以两条叙事线并行：一条是历史线，项羽定都彭城、高台戏马，刘裕重阳宴集赋诗，奠定戏马台文学起点，历代文人登临凭吊，吟咏不绝；另一条为诗文怀古线，在碑廊、庭院、观景台设置专题分区。具体落地做法包括：升级碑廊，设置诗文打卡点，开发怀古主题讲解版本，编撰《戏马台历代怀古诗文精选》口袋读本等。

三是片区联动。戏马台地处户部山顶，不宜孤立打造单点景区，其作为彭城七里上的怀古制高点，可串联游览线路，融入徐州历史文脉轴彭城七里，打通户部山—回龙窝联动线。

四是文创开发。锚定“戏马台怀古诗文”IP，跳出同质化。目前，楚汉文创多为项羽雕像、兵俑，戏马台景区可以差异化主打诗文类文创，推出怀古诗笺、碑刻拓片、竹简、诗词书签、古风手账，并以“秋风戏马”主题香、茱萸香囊呼应重阳刘裕登高典故。

五是市场分层。面向研学群体，对接中小学语文、历史课程，组织登台研学、诗词朗诵大赛；面向文史、古典文学爱好者，举办戏马台怀古论坛、诗词大会，邀请文史学者、诗词创作者参与，打造区域性怀古文学地标；面对大众游客与汉服群体，打造“登高怀古”打卡点，强化诗意氛围感。



◀戏马台景区内的《垓下歌》碑刻。



◀戏马台内，苏轼ZPC和徐州文化馆国学班学员一起诵读苏轼、文天祥诗词。 本报记者 张瑾 摄